

現代文學叢刊

幾個偉大的作家

郁達夫譯

中華書局印行

科學學文苑

著作的大偉觀

張其成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現代文學叢刊

幾個偉大的作家

郁達夫譯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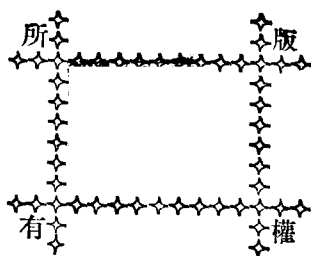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發行

現代文學叢刊

幾個偉大的作家（全一冊）

定價銀七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原著者

俄國 I. Turgenev 等

譯者

郁達夫

發行所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譯者序引

收集在這書裏的，全是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間，當月刊奔流在出版的中間譯成的幾篇文字。占全書之半的第一篇托爾斯泰回憶錄，當時只譯出了前面的一半，後面的一封信終於沒有譯成，勞生事雜，一擱就擱下來了。後來經一位朋友全部譯出，發表在另一月刊的上面。隨後他又出了一部書，總算全部都譯成了中文了，我正在欣喜，喜歡着有人代我做成了這未竟之功。但不幸得很，拿了中譯本來和英譯本一對，覺得有許多地方還不十分妥當。而尤其是大家覺得不幸的，是這一位朋友，在那一本書出版之後，竟殉了主義，已經不存在世上了。所以這一回，當整理舊稿之際，我又重新把這一部稿子翻譯了一到。我和我朋友所根據的，原同是由 *N. S. Koteliansky and Leonard Woolf* 兩人合譯的英文

譯本。可是與德國 Malik-Verlag出版的德譯高爾基全集和日本改造社出版的日譯高爾基全集中的文字一比較，則英譯本在前半的雜記中竟刪去了八節記錄。英譯本是譯至三十六節爲止的，而德日譯本則都有四十四節。現在當我在重譯的中間，除將我自己的和朋友的許多譯錯的地方改正之外，又根據德日的兩種譯本補上了這八節記錄。所以高爾基的這一篇托爾斯泰回憶雜記的中譯本，雖然稱不得完璧，但我想比起英譯本來，總要完整得多了。英譯本名 *Reminiscences of Tolstoi by Gorki* 是一本一百頁光景的單行本，出版處在英國爲 *Hogarth Press* 在美國爲 *B. W. Huebsch Inc.* 公司。這一篇回憶記的德譯者爲 *Erich Boehme* 日譯者爲外村史郎，我因爲得到德日譯者的利益不少，所以應該在此地聲明一下，以示謝意。

近來看見討論翻譯的文字很多，大抵是在諸雜誌及週刊上發表

的，但我的對於翻譯的見解，却仍舊是非常陳腐。我總以為能做到信、達、雅三步工夫的，就是上品。其次若翻譯創作以外的理論批評及其他的東西，則必信必達方有意義，否則就失去翻譯的本旨了。至於雅之一事，則今非昔比，白話文並非駢偶文，稍差一點也不要緊。

最近還有一箇雜誌上在說，說我曾經有過這樣的話——現代中國武俠小說的流行，其因是起於中國翻譯作品之不良，因為翻譯的東西，大家都看不懂，所以只好去讀武俠小說了。——這話不曉得該誌記者當時有沒有聽錯。假如真是出於當時我的口中的話，那我想在這裏訂一訂正。武俠小說的流行是與翻譯沒有多大關係的。武俠小說之所以這樣流行者，第一是因為社會及國家的沒有秩序，第二是因為中國沒有正義和法律之故。社會黑暗，國家顛倒的時候，而沒有正義沒有法律來加以制裁糾正，則一般的不平就沒有出氣之處了。大之就須發

生絕大的革命，小之尤小，在沒出息的國家民族內，就只好看看武俠小說，而聊以自慰。日前有一位日本的雜誌記者，曾來下問，問我以最近中國文學的傾向，我就把這意思告訴了他，說現在武俠小說是正在流行，而尤其是最明顯的一箇證據，是中國絕對不會有偵探小說產生的一件事，因為中國沒有法律，所以用不着偵探。中國的法官是沒有用的，一粒寶石不見了，隨便把幾箇稍有嫌疑的人拿來殺了，就對，你只須有武器，有權力，就是殺一千一萬個人都不生問題。這一段話雖是蛇足，但因爲和翻譯有一點點關係，所以就附說在此。

此外是該說到這書裏的幾篇另外的東西了。杜葛納夫的那一篇演說，是向來就有名的，但不知何故，英譯的杜葛納夫全集裏，却没有收在那裏，我說的當然是 Heinemann 出的 Constance Garnett 譯的全集，日本的昇曙夢似乎是譯過的，但這日譯本我却終於沒有見到。現在我所根

據的，是一本很舊的德譯本，所以或許有些錯誤也說不定，但以文字論來，我覺得這真是一篇最好也沒有的批評文字。大作家對大作家的觀察批評，想來總是大家所喜歡閱讀的罷？

其次是藹理斯的易卜生論，這一篇雖是一部大作裏面的一篇，然而藹理斯的批評方法，也就可以在這裏看得出來了。他先調查了作者的三代血統，然後說明了作者的國土氣候，最後纔拿了作者的作品，一箇一箇來分析解剖，拿住了作者的作意之所在，而後再論及他的技巧和藝術。一箇有良心的批評家原是應該如此的。這一篇的譯筆，雖時有疏漏之處，但是十分荒謬的錯誤，我覺得總可以免了的。

末後附上的一篇阿河的藝術，做批評者和被批評者，在中國都還不十分知道，可是我却很愛這一篇寫得真美麗不過的批評。

這書裏所收的各篇，作者和論及者，除了南方的一位拿來作對比

的塞爾范底斯外，差不多都是北歐的巨人，所以當初我想把這書叫作『北歐氣質』的。但後來一想，這書名未免太冷僻一點，所以只用了一個極普通的名字，叫它作了『幾個偉大的作家。』

一九三一年九月郁達夫序

幾個偉大的作家目錄

譯者序引

- 一、托爾斯泰回憶雜記（附一封信）……………一
- 二、哈孟雷特和堂吉訶德（俄國 I. Turgenjew 講）……………一四
- 三、易卜生論（英國哈孚洛克·藹理斯作）……………一九三
- 四、阿河的藝術（德國菲力克斯·璞本白耳格作）……………二五七

托爾斯泰回憶雜記

一

比任何的思想更是頻繁而且厲害地苦惱他的，是關於神的思想。實在，有時候，彷彿是並不是關於神的思想似的，他對這問題所講的話比他所想講的更少，但他的所想却常常是在這一個問題。這不能夠說是老年的徵候，死的預感——不是的，我想是從他的那種微妙的爲人所難免的傲氣上來的，并且——雖則是只有稍微一點——也是從一種屈辱之感上來的；因爲，像萊阿·托爾斯泰這樣的人，還不得不將自己的意志屈服於一個『連鎖球菌』（Streptococcus）之下，實在是一種屈辱。若他是一位科學家的說話，那他一定可以推尋出一種最新奇的假說，而創始些偉大的發明無疑。

二

他的雙手是最奇妙也沒有的了——並不是美麗，但是滿長着粗的血管的節瘤，而又滿保有一種特異的意味和創造的能力。或者萊阿那爾陀·達·文濟 (Leonardo da Vinci) 是有那樣的手的。有了這樣的手，那我們是什麼事情也可以做的了。有時候，他一邊講話，一邊會伸動他的手指，漸漸地捏攏來捏成一拳，然後，忽而又張開來，發一句很好的，有重量的話語。他是像一位神明（希臘人的），却是一位『坐在黃金色的菩提樹底 (Golden lime tree) 的楓樹寶座上』的俄國神明，並不十分莊嚴；但也許是比另外的任何神明都乖巧一點。

三

他的對待斯勒兒濟茲基 (Sulerzhitsky) 用的是像一位婦人般的慈愛。對契訶夫 (Chekhov) 的他的愛却是父性的愛 (Paternal love) ——在這一愛的裏面是含有一個創造者的矜誇之感在那裏的。斯勒兒 (Suler) 却正能挑動他的慈愛，一種似乎使這魔術者也決不會感到困倦的不斷的興趣和喜悅。或者在這情感之中少許有些可笑的地方也說不定；正同一位老獨身女之對於一隻鸚鵡，一隻小洋犬，或一隻雄貓所感到的愛一樣。斯勒兒 是一隻從異域的未知之國裏來的很可愛的野鳥。像他那樣的人有一百個的時候，那是一定能夠將一個鄉下小城市的表面，同樣地也可以將這小城市的靈魂，變換過的。他們會打破這小城市的表面，他們也會使這小城市的靈魂裏充滿起帶有暴烈輝耀與頑強的野性的熱情來。我們很容易歡快地愛上斯勒兒，當我看見許多婦人們如何的在玩而假裝正經地接受他的時候，真使我驚異而欲怒。可是在

這一個彷彿是玩而假裝正經之下，也許有十分謹慎的戒防藏着在那裏的。實在斯勒兒是不十分可靠的呀。誰能知道他明天會變得怎樣呢？他也許會去投擲炸彈的，他也許會去參加歌舞場中的樂師的一團的。他保有着足與常人的三個人生相抵的精力，他保有着如燒紅的鐵塊似地發散火花的生命之火光。

三 A

可是有一次他對斯勒兒却大發了怒。有着無政府主義傾向的萊阿坡耳特 (Leopold) 常常要熱烈地談論到箇性的自由；而萊阿·尼古拉維支老是要嘲笑他的。

我記得，斯勒兒 濟茲 基不知從何處得到了一冊公爵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的薄薄的小冊子，於是他便感到了興奮，終日間對無論何

人只在談論着無政府主義的妙諦，胡亂瞎闖地在大談其哲學。

『喂，萊阿夫式加 (Liouviska)，別說了罷，我聽膩了！』萊阿·尼古拉維支很不願意地說：『你像一隻鸚鵡，老在反覆那一句話，自由！自由！……那真意可是在什麼地方呢？你假使得到了照你所想「那麼」的，依你所說的那麼的自由的時候，那又有什麼呢？照哲學上看起來，是一箇無底的虛空。在生活上，在實踐上你將變成一個懶食者，一個寄生蟲。假使你是照你所說的意義地自由了的話，那還有什麼能把你與生活和人類聯繫起來呢？的確——鳥類是自由的，可是無論如何牠們還要造牠們的巢。你是，我怕你爲你自己連一個巢都造不成，怕只是像一隻雄狗一樣，遇着就是滿足滿足你的性的感情罷了。你且認真地把那意義想一想！你將看出，你將感到像這樣的自由的意義的終究，不過是虛空，是無限。』

他憤怒地蹙緊了眉頭，靜默了一瞬間，然後又較鎮靜地加上去說：『基督是自由的，佛陀也是自由的，——可是他倆却承受了全世界所犯的罪，而自發的踏進了這現世生活的牢獄。此外比此更遠一點的地方還沒有一個人到過，沒有一個人。至於你哩？我們哩？我們都只在渴望着對於隣人可以不盡義務的自由，——但是恰是對於這些義務之感，是把我們造成爲人的。假如這些感情沒有了的話，那我們將同獸類一樣地生活下去了。……』

他微笑了起來。

『可是現在我們還是在議論着人類要如何纔能比較更善地生活過去。結果雖不能得到多大的利益，可是確也不少。譬如說罷，你在和我爭論，而在那樣地發怒，甚至你的鼻子都已經變得完全青了，——但你却沒有打我，也還沒有罵過我一次！假如你真真地感到完全自由